

拍案驚奇

拍案驚奇卷二十九

通閨閣堅心燈火，鬧園園捷報旗鈴。

詩云 世間何物是良圖，惟有科名最急符。

試看人情翻手變，愈前可不下功夫。

話說自漢以前，人才只是舉薦徵辟，故有賢良方正、茂材異等之名。其高尚不出，又有不求聞達之科。所以野無遺賢，人無匿才。天下盡得其用。自唐宋以來，以重科名，雖是別途進身，儘能致位權要，却是惟以此爲華美。往往有只爲不得一第，情願老死京華的。到我國朝初時，三途並用，多有名公大臣不躋科。

碑

碑

甲出身一般也。替朝廷幹功立業，青史標名，不朽。那見得只是進上，纔做得事，直到近來，把這件事越重了。不是科甲的人，不得當權當權所居，而不是科甲的人，不與他好衙門好地方，多是一帆布露了。以下出身的，就不是異途也。必揀個德慧所在，打發他不上幾時，氣勾了，摠是不把這幾項人看得在心。上所以別項人肉便儘有英雄豪傑在裏頭，也無處展布，曉得沒甚長處。廣廣要做好官，也沒幹都那志氣灰了，怎能勾有做得出頭的。及至是個進士出身，便貪如柳盜跖，酷如周興來，俊臣公道說不去沒

奈何考察壞了，或是參論壞了，畢竟替他留些根。又道是百足之蟲，至死不殞，跌撲不多時，轉眼就高官大祿，仍舊貴顯。豈似科貢的人，一勾了帳，只爲世道如此，重他所以一登科第，便像升天，却又一件好笑，就是科第的人，總是那窮酸秀才做的，並無第二樣人做得及。至肉眼愚眉，見了窮酸秀才，誰肯把眼稍來，帶顧他，還有一等豪富親眷，放出倚富欺貧的手段，做盡了惡薄腔子，待他到得忽一日榜上有名，掇將轉來，呵呀，捧卵，偏是平日做腔欺負的頭名，就是他上前出力，真个世間惟有這件事，賤的可以立貴。

貧的可以立富、難分難解的、冤仇、可以立消、極險、極危的道路、可以立平、遮莫做了沒脊梁、惹羞耻的事、一床錦被、可以遮蓋了、說話的、怎見得便如此、看官、你不信、且先聽在下說一件勢利好咲的事、唐時有个舉子、叫做趙琮、累隨計吏、赴南宮春試、屢次不第、他的妻父、是个鍾陵大將、趙琮貧窮、只得靠着妻父度日、那妻家、武職官員、宗族興旺、見趙琮是个多年不利市的寒儒秀才、沒一个不輕薄他的、妻父妻母、看見別人、不放他在心上、也自覺得沒趣、這女婿不爭氣、涉長進、雖然是自家骨肉、未免一搭厭一科、弄

做個老厭物了。況且有心嫌鄙了。他越看越覺得寒酸不足敬重起來。只是不好打發得他開去。心中好些不耐煩。趙琮夫妻兩個不要說看了別人許多眉高眼低。只是父母身邊也受多少兩般三樣的怠慢。沒奈何爭氣不來。只得怨命忍耐。一日趙琮又到長安赴試去了。家裡撞着迎春日子。軍中高會百戲。施呈唐時名爲春設。傾城士女沒一個不出來看。大戶人家搭了棚殿。設了酒席在內。邀請親戚共看。大將閫門多到棚上去。女眷們各各盛妝闢富。惟有趙娘子衣衫襤褸。雖是自心裡覺得不入隊。却是大家多。

人情可
概乃不

去又不好獨自一人推諉不去得只得含羞忍耻隨
衆人之後一同上棚衆女眷們憎嫌他妝飾弊陋恐
怕一同坐着外觀不雅將一個帷屏遮着他叫他獨
坐在一處不與他同席他是愛憎嫌慣的也自揣已
只得憑人主張默默坐守可正在擺設犒揚時節忽
然一个吏典走到大將面前說道觀察相公特請將
軍並等直話大將喚了上轎道此與民同樂之時料
無政務相關爲何起驟州公見召莫非有甚不測事
體心中好生害怕連其兩把汗到得觀察相公廳前
只見觀察手持一卷書笑容可掬當廳問道有一个

此時且
提頭
也

趙琮是公子婿。大將答道：「正是。」觀察道：「恭喜恭喜。」
適纔京中探馬來報，令婿已及第了。大將還謙遜道：「
恐怕未能有此地步。」觀察即將手中所持之書遞與
大將道：「此是京中來的金榜，令婿名在其上。」請公自
拿去。看大將雙手接着一眼瞞去。趙琮名字朗朗在
上，不覺驚喜。謝別了觀察，連忙走回。遠望見棚內家
人多在那里駐目看外邊。大舉着旗，對着家人大呼
道：「趙郎及第了。」趙郎及第了。衆人聽見，大家都喚一
驚，撥轉頭來看。那趙娘子時兀自寂寂寞寞，沒些意
思，在帷屏外坐在那里，却是耳朶裡已聽見了。心下

暗暗地叫道：慚愧！誰知也有這日。衆親眷急把推屏
敲開，到他跟前，稱喜道：「而今就是夫人縣君了一齊
來。」他去同席。趙娘子回言道：「衣衫藍縷，玷辱諸親，
不敢來。」只是自坐了，看看罷。衆人見他說「呸氣」的
話，一發不安。一个个強陪笑臉道：「夫人說那里話？就
有幾物兒，托帶來包埋的。」各換衣服，拿出來與他穿。
下一个是頭，个个爭先，也有除下簪的，也有除下釵
的，也有除下花翎的，耳鐲的，霎時間，把一個趙娘子，
打扮的花一團錦簇，還恐怕他不喜歡，是日那里
還有心想看春會，只个个攔哄趙娘子，看他眉頭眼

後罷了，本是一個冷落的貨，只爲丈夫及第一時一
霎，更變起來，人也原是這個人，親也原是這些親，世
情冷暖，至于如此，在下爲何說這個做了引頭，只因
有一个人爲些風情事，做了出來，正在難分難解之
際，忽然登第，不但免了罪過，反得團圓了夫妻，正應
着在下先前所言，做了沒脊梁，羞羞耻耻的事，一床錦
被，可以遮蓋了，的說話，有下每試聽着，有詩爲証。

同年同學，同林宿鳥，好事多磨。

受人顛倒，秋情敗露，官非難了。

一紙捷書，真同月老。

這個故事在宋朝端平年間，浙東有一個飽學秀才，姓張，字忠父，是衣冠宦族，只是家道不足，靠着人家聘出去，隨任做書記，館穀為生，隣居有個羅仁卿，是鄉里白屋人家，家事儘富厚，兩家同日生，張家得了個男子，名喚幼謙，羅家得了個女兒，名喚惜惜，多長成了，因張家有個書館，羅家把女兒寄在學堂中讀書，傍人見他兩個，年貌相當，戲道：「同日生的，合該做夫妻。」他兩個多是娃娃家心性，見人如此說，便信殺道是「真私」，下密自相認，又各寫了一張狀，約罰誓必同心到老。兩家父母多不知道的，同學堂了四五

年各有十四歲了，情竇漸漸有些開了，見人說做夫妻的，要做那些事，便兩個合了伴，商議道：「我們既是夫妻，也學着他每做做，兩個你歡我愛，亦且不曉得些利害，有甚麼不肯？」書房前有株石榴樹，樹邊有一隻石凳，羅惜惜就坐在凳上，身靠着樹，張幼謙早把他胸來蹣起，就樓抱了，弄將起來。兩個小小年紀，未知甚麼大趣味，只是兩個心裡喜歡，作做要笑，以後見弄得有些好處，就日日做番把，不肯住手了。冬間先生散了館，惜惜回家去過了年，明年惜惜已是十五歲，父母道他年紀長成，不好到別人家去讀書，不

教他求了幼謙，屢屢到羅家門首探望，指望撞見惜惜。那羅家是个富家，閨院深邃，怎得輕易出來。惜惜有一丫鬟喚名蜚英，常到書房中伏侍惜惜，相伴往返的。今惜惜不來讀書，連蜚英也不來了，只爲早晨採花去，與惜惜揮戴，方得出門，到了冬日。幼謙思想惜惜不來，做成新詞兩首，要等蜚英來時遞去，與惜惜。詞名一剪梅。

同年同日又同窓，不似鸞鳳，誰似鸞鳳。在欄檻下事，匆忙驚散鴛鴦，折散鴛鴦。

一年不到讀書堂，教不思量，怎不思量。朝朝

暮暮只燒香有分成雙願早成雙

蜀詞已罷等那蜚英不來又做詩一首詩云

昔人一別恨悠悠猶把梅花寄隴頭
咫尺花間君不見有人獨自對花愁

詩畢恰好蜚英到書房裡來採梅花勿謙折了一枝
梅花同二詠一詩遞與他去又密囑蜚英道此花正
盛開你可托折花爲名遞個回信來蜚英應諾帶了
去與惜惜看了惜惜只是偷垂淚眼欲待依韻答他
因是年底匆匆不曾做得竟無回信到得隔年越州
太守請勿謙的父親忠父去做記室忠父就帶了勿

遠信

謙去自教他去了兩年方得歸家惜惜知道了因是
兩年前不曾答得幼謙的信密遣蜚英持一小篋子
來贈他幼謙收了開篋來看中有金錢十枚相思子
一粒幼謙曉得是惜惜藏着謎謎錢取開開之象相
思子自不必說心下人喜對蜚英道多謝小娘子好
情記念何處再會得一會傾好蜚英道姐姐又不出
來官人又進去不得如何得會只好傳消息罷了
幼謙復作詩一首與蜚英拿去做回柬詩云

一朝不見似三秋、
金錢難買尊前笑、

真个三秋愁不愁、
一粒相思死不休、

黃英去後、幼謙將金錢繫在着肉的汗衫帶子上、想着惜惜、時節便解下來、跌卦問卜、又當要子、被他媽媽看見了、問幼謙道、何處來此金錢、自幼不曾見你有的、幼謙回母親道、娘面前不敢隱情、實是與孩兒同學堂讀書的羅氏女、近月所送、張媽媽心中已解其意思道、兒子年已弱冠、正是成婚之期、他與羅氏女幼年同學堂、至今寄着物件往來、必是他兩情相愛、况且羅氏女在我家中、看他德容俱備、何不央人去求他爲子婦、可不兩全其美、隔壁有个賣花楊老媽、久慣做媒、在張羅兩家多走動、張媽媽就接他到

一家楊老媽道說起來連小娘子吉帖都不消求。那小官人就是同年月日的。仁卿道這等說起來就是張忠父家了。楊老媽道正是。且是好个小官人。仁卿道他世代儒家門第也好。只是家道艱難靠着終年出去處館過日。有甚麼大長進處。楊老媽道小官人聰俊非凡。必有好日。仁卿道而今時勢人家只論見前後來的事。那个包得小官人看來是好的。但功名須有命。知道怎麼。若他要來求我家女兒。除非會及第做官。便與他了。楊老媽道依老媳婦看起來只怕这个小官人這日子也有。仁卿道果有這日子。我家

決不失信。羅媽媽也是一般說話。楊老媽道：「這等老媳婦，且把這話回覆張老嫗人教他小官人用心讀書。」已出身則個羅媽媽道：「正是。正是。楊老媽道：老媳婦也到小娘子房裡去走走。」羅媽媽道：「正好在小女房裡坐坐。」喫茶去。楊老媽原在他家走熟的，不消引路。一直到惜惜房裡來，惜惜請楊老媽坐了，叫蜚英看茶。就問道：「媽媽何來？」楊老媽專為陪壁張家小官人，求小娘子親事而來。小官人多多拜上小娘子說道：「自小同窓，多時不見，無刻不想。今特敬老身來到老舅外，老安人處做媒，要小娘子怎生從中自做個主。」

是必要成惜惜道、這個事須憑爹媽做主、我女兒家、
心開得口、不知方纔爹媽說話何如、楊老媽道、方纔
老員外與安人的意思、嫌張家家事澹泊些、說道、除
非張小官人中了科名、纔許他、惜惜道、張家哥哥這
個日子倒有、只怕爹媽性急、等不得失了他信、既有
此話、有煩媽媽上覆他、叫他早自拚挫、我自一心一
意守他、這日罷了、惜惜要楊老媽替他傳語密地取
兩個金指環送他、道、此後有甚說話、媽媽悄悄替他
傳與我知道、當有厚謝、不要在爹媽面前說了、看官
你道這些老媽家是馬泊六的領袖、有甚麼解不出

的意思曉得兩邊說話多有情，就做不成媒，還好私下牽合他兩個，賺主大錢。又且見了兩個金指環，一面堆下咲來道：「小娘子，凡有所托，只在老身身上，不候你事出了羅家門，再到張家來回覆，把這些說話——與張媽媽說了。」張幼謙聽得，便冷笑道：「登科及第，是男子漢分內事，何只爲難？這老婆穩取是我的了。」楊老媽道：「他家小娘子也說道：『官人畢竟有這日，只怕爹娘等不得，或有變卦。』」他心裡只守着你，教你自要奮發。張媽媽對兒子道：「這是好說話，不可負了他。」楊老媽又私下對幼謙道：「羅家小娘子好生有情。」

事遂成
其即成
其即成
其即成

於官人臨動身又分付老身道下次有說話情地着他傳傳送我兩個金指環這個小娘子實是賢慧勿謙道他日有話相煩是必不要推辭則个楊老媽道當得當得當下別了去明年張忠父在越州打發人歸家說要同越州太守到京候差恐怕勿謙在家失學接了同去勿謙只得又去了不題却說羅仁卿主意嫌張家貧窮原不要許他的這句做官方許的說話是句沒頭腦的話做官是期不得的女兒年紀一年大似一年萬一如姜太公八十歲纔遇文王那女兒不等做老婆婆了又見張家只是遠山料不成事

他那里管女兒心上的事。其時同里有个巨富之家，姓辛，兒子也是十八歲了，聞得羅家女子才色雙全，央媒求聘。羅仁卿見他家富盛，心裏喜歡。又且張家只來口說得一番，不曾受他一絲，不爲失約。那里還把求放在心上，一口許下了。辛家擇日行聘，惜惜聞知，這消息只叫得苦，又不好對爹娘說得由心。事暗暗納悶，私下對畫英道：「頭道我與張官人同日同窓，說不說是天生一對，我兩個自小情如姊妹，誼等夫妻。今日却叫我嫁着別个，這怎使得？不如早尋个死路，倒得乾淨，只是不曾會得張官人一面，放心不

下蜚英道前日張官人也問我要會姐姐我說沒个
計較只得罷了而今張官人不在家就是在時也不
便相會惜惜道我到想上一計可以相會只等他來
了便好你可時常到外邊去打聽打聽蜚英謹記在
心且說張幼謙京中回來得又是一年間得羅惜惜
已受了辛家之聘不見惜惜有甚麼推托不肯的事
幼謙大恨道他父母是怪不得羅道惜惜就如此順
從並無說話一氣一个死提起筆來做詞一首詞名
長相思云

天有神地有神海誓山盟字字真如今墨尚新

○過一春又一春，不解金錢變作銀，如何忘却人。

寫畢了，放在袖中，急急走到楊老媽家，裡來。楊老媽接進了，問道：「官人有何事？」見過。初謙道：「媽媽曉得羅家小娘子已許了人家麼？」楊老媽道：「也見說，却不是我做媒的好？」小娘子好生注意。官人可憐錯過了，初謙道：「我不怪他父母，倒怪那小娘子如何憑父母許別人？」不則一聲。楊老媽道：「叫他女孩兒家，怎好說得他必定有个主意，不要錯怪了人。」初謙道：「爲此要媽媽去通他一聲，我有首小詞問他口氣的煩媽媽。」

與我帶一帝去袖中摸出詞來并越州太守所送贖
禮。兩轉送與楊老媽做脚步錢。楊老媽見了銀子
如蒼蠅見血。有其事不肯做。欣然領命去了。把賣花
爲繇。竟到羅家。走進惜惜房中來。惜惜接着問道。
一向不見媽媽來走走。楊老媽道。一向無事不敢上門。
今張官人回來了。有話轉達。故此走來。惜惜見說。幼
謙回了道。我正叫蜚英打聽。不知他已回來。楊老媽
道。他見說小娘子許了辛家。好生不快活。有封書托
我送來。小娘子看袖中摸出書來。遞與惜惜。惜惜嘆
口氣。接了。拆開從頭至尾一看。却是一首詞。落下淚。

來道他錯怪了我也。楊老媽道：老身不識字，書上不知怎地說着，道我忘了他，豈知受聘，多是我爹媽的意思。怎尋得我來？楊老媽道：小娘子你而今怎麼誤付他？惜惜道：媽媽你肯替張郎通信，必定受張郎之託。我有句真心話，對你說不妨麼？老媽道：去年受了小娘子尊賜，至今絲毫不曾出得力，又且張官人相托，隨你分付水裡火裡去，火裡火裡去，儘着老性命做得的，只管做去，決不敢洩漏半句話的。惜道：多感媽媽盛心，先要你去對張郎說明，白我的心事。我只爲未曾面會得張郎，所以含愁至今，若得

卷之五
中
五

張郎當面一會我就情願同張郎死在一處決不嫁
與別人。偷生在世間的老媽道：你心事我好替你去
說得。只是要會他，却不能勾你家院宇深密。張官人
又不曾飛我衣袖裡，又袋他不下，如何弄得他來相
會。惜惜道：我有一計，儘可使張郎來得。只求媽媽周
全，十分穩便。老媽道：老身方纔說過了，但憑使喚。只
要早定妙計。老身無不盡心。惜惜道：奴家臥房在這
閣兒上，是我家中落末一層，與前而隔絕，閣下有一
門，通後邊一个小圃，圃周圍有短牆，牆外便是荒地，
通着外邊的了。牆內有四五株大山，奈花樹，可以上

得牆去的，煩媽媽相約張郎在牆外等。到夜來我教丫頭打從樹枝上登牆，將个竹梯掛在牆外來。張郎從梯上上牆，也從山茶樹上下地，可以徑到我房中。閣上了媽媽可憐我兩人情重如山，替奴家備細傳與張郎。則个走到房裏，摸出一錠銀子來，約有四五兩重。望楊老媽袖中就塞道：「與媽媽將就買些點心喫。」楊老媽假意道：「未有功勞，怎麼當這樣重賞？只一件若是不受，又恐怕小娘子反要疑心。」我本是路只得斗膽收了，謝別了，惜惜出來。一動一十走來對張幼謙說了。幼謙得了这个消息，巴不得立時間天

鄭爲情

黑將下來張羅兩家相去原不甚遠、勿謂日間先去、
把牆外路數看看、望進牆去、果然四五枝山茶花樹、
透出牆外來、勿謂認定了、晚上只在這牆邊等候、等
了多時、並不見牆裡有些些聲響、不要說甚麼竹梯、
不竹梯、等到後半夜、街鼓將動、方纔悶悶回來了、到
第二晚、第三晚、又復如此、白白守了三個深夜、並無
動靜、想道、難道夢我不成、還是相約裡頭有甚麼說
話、參差了、不然、或是女孩兒家貪睡、忘記了、不知我
外邊人守候之苦、不免再央楊老媽去問个明白、又
題一詩于紙云、

山茶花樹隔東風
銷金帳煖貪春夢

何帝雲山萬萬重
人在月明風露中

寫完走到楊老媽家、火他遞去、就問失約之故、元來
羅家爲惜惜能事、一應家務俱托他所管、那日、央楊
老媽約了勿謙、不想有个姨娘到來、要他支陪、自不
必說、晚間送他房裡同宿、五在一些手脚做不得了、等得
這日、纔去、楊老媽恰好走來、通他這詩、惜惜看了道、
張郎又錯怪了奴也、對楊老媽道、奴家因有姨娘在
此房中宿、三夜不曾合眼、無半點空隙機會、非奴家
失約、今姨娘已去、今夜點燈後、叫他來罷、決不悞期、

何異燈
雙影

好个燈
雙影

了楊老媽得了消息走來回覆張幼謙說三日不得
機會說話、准期在今夜點燭後了、幼謙等到其時、蹣
到牆外去看、果然有一條竹梯、倚在牆邊、幼謙喜不
自禁、蹣了梯子、一步一步走上去、到得牆頭上、只見
山、牆上有个黑影、喚了、一驚、却是蜚英在此、等
候、一、一聲、人家心照了、攀着樹枝、多出了、下去、蜚
英引他到閣底下、悄悄也在、就、一、回、挽了手、登閣
上來、燈下一看、俱覺長成、各別了、大家歡極、齊聲
道、也有這日相會也、也不願蜚英在面前、大家擁抱
定了、蜚英會意、移燈到閣外來了、於時月光入室、兩

人厮假厮抱、竟到臥床上雲雨起來、

一別四年、相逢半霎、回想幼時滋味、渾如夢境、
歡娛當時小陣爭鋒、今日全軍對壘、含苞微破、
大紉元有餘紅、玉莖頓雄、驟當不無半法、只因
舊我心中愛、拚却爹娘眼後身、

雲雨既散、各訴衷曲、幼謙道、我與你歡樂、只是暫時、
他日終須讓別人受用、惜惜道、哥哥元自不知奴心、
事、奴自受聘之後、常拚一死、只爲未到得嫁期、且貪
圖與哥哥落得歡會、若他日再把此身作別人犬豕、
不如矣、直到臨時便見、兩人唧唧囁囁講了一夜的

情事
妙言
揭能事
成

話將到天明，惜惜叫幼謙起來穿衣出去。幼謙問晚間事如何，惜惜道：「我家中時常有事，未必夜夜方便。我把个暗號爲你，我閣之西樓牆外遠望可見。此後樓上若點起三个燈來，便將竹梯來度你進來。若望來只是一燈，就是來不得的了，不可在外邊癡等。似前番的樣子，枉費了辛苦。」如此約定而別。幼謙仍舊上山，茶倒置竹梯而下。隨後黃英就登牆抽了竹梯起來，黃英神鬼不覺以後，幼謙只去遠望，但是樓西點了三个燈，就步至牆外來，只見竹梯早已安下了，即便進去歡會。如此每每四五夜，連宵行樂。若遇着

此時
是死
到死
得共
方

不便不過隔得夜把見往來一月有多正在快暢之
際真是好事多磨有个湖北大帥慕張惠父之名禮
聘他爲書記忠父辭了越州太守的館回家收拾去
赴約就要帶了勿謙到彼鄉試勿謙得了這個消息
心中捨不得惜惜甚是煩惱却違拘不得只得將情
告知惜惜就與哭別惜惜拿出好些金帛來贈他做
盤纏哭罵他道若是幸得未嫁還好等你歸來再會
倘若你未歸之前有了日子逼我嫁人我只是死在
閣前井中與你再結來世姻緣今世無及只當永別
哭哽哽咽咽兩個哭了半夜雖是交歡終帶慘悽不

得如常盡興臨別惜惜執了勿謙的手叮嚀道你勿
忘恩情覲个空便只是早歸來得一日也是好的勿
謙道此不必分付我若不爲鄉試定尋个別話推着
不去了今却有此便湏推不得豈是我的心願歸得
便歸早見得你一日也是快活相抱着多時不忍分
開各含眼淚而別勿謙自隨父親到湖北去一路上
觸景傷心自不必說到了那邊正值試期勿謙疑心
自想若奪得魁名或者親事還可挽回得轉也未可
料儘着平生才學做了文賦出場來就對父親說道
掉母親家裡不下筭計要回家忠父道怎不看了榜

思母
必懷
如此

打吳興子

卷二十九

八

清友堂

去幼謙道揭榜不中、有何顏面、況且母親家裡孤寂、
早晚懸望、此處離家、湏是路遠、比不得越州時節、信
息常通的、做兒的、怎放心得下、那功名是外事、有分
無分、已前定了、看那衫何用、纏了幾日、忠父方纔允
了、放回家來、不則一日、到了家裡、元來辛家已揀定
是年冬裡的日子來娶、羅惜惜了、惜惜心裡着急、日
望幼謙到家、真是眼睛多望穿了、時時叫蜚英尋了
頭繇、到幼謙家裡打聽、此日蜚英打聽得幼謙已回、
忙來對惜惜說了、惜惜道、你快去約了他、今夜必要
相會、原仍前番的法兒進來、就是又寫一首詞封好、

了，一同拿去與他看。蜚英領命，走到張家門首，正撞見了張幼謙。幼謙道：「好了好了，我正走出來，要央楊老媽來通信，恰好你來了。」蜚英道：「我家姐姐盼官人不來，時常啼哭，日日叫我打聽。今得知官人到了，登時遣我來約官人。今夜照舊，即上進來相會。」有一個東階在此。幼謙訴出來，房裡唱一首卜算子詞，詞云：

幸得那人歸，怎便教來也。一日相思十二時，直是情難捨。本是好姻緣，又怕姻緣假。若是教隨別個人，相見黃泉下。

幼謙讀罷詞，回他說曉罷了。蜚英自去。幼謙把詞來

珍藏過了，到得晚間，遠望樓西，已有三燈明亮，急急走去牆外看，竹梯也在了，進去見了，惜惜惜惜，如獲珍寶，雙手抱了，口裡埋怨道：虧你下得，而到這時節，纔歸來，而今已定下日子了，我與你就是無夜不會，也只得兩月，多有限的了，當與你極盡歡娛而死，無所遺恨，你少年才俊，前程未可量，奴不敢把世俗兒女態，強你同死，但日後對了新人，切勿忘我，說罷大哭，勿謙也，哭道：死則俱死，怎說這話，我一從別去，那日不想你，所以試畢，不等揭曉，就回，只爲不好遣拘得父親，故遲了幾日，我認个不是罷了，不要怪我，蒙

寄新詞我當依韻和一首以見我的心事取調前韻
約紙筆寫道

去時不由人歸怎由人也羅帶同心結綁成底
事教拚捨。心是十分真情沒些兒假若道歸
遲打掉篋甘受三千下

惜惜看了詞中之意曉得他是出於無奈也不怨他
同到羅幃之中極其纏綿俗語道新婚不如遠歸况
且曉得會期有數又是一刻千金之價你貪我愛儘
看心性做事不顧死活如是半月勿諫有些膽怯了
對惜惜道我此番無夜不來你又早睡晚起覺得忒

其見舞
何便覺

膽大了些，萬一有些風聲，被人知覺，怎麼了。惜惜道：「我此身早晚拚是死的，且儘着快活，就敢露了也。只是一死怕他甚麼，果然惜惜忒放廢了些。」羅媽媽見他日間做事有氣無力，長吁短歎，又有時早晨起來，眼睜睜的，心裡疑心起來，道：「這丫頭有些改常了，莫不做了甚麼事來，就變了心？」到人靜後，悄悄到女兒房前，窺聽動靜。只聽得女兒在閣上低低微微與人說話，羅媽媽道：「可不作怪，這早晚難道還與畫英這丫頭講甚麼話不成？」就講話何消如此輕的，聽不出落句來，再仔細聽了一回，又聽得閣底下房裡打

想
道

利
聲

簾响一發驚異道、上邊有人講話、下邊又有人睡下、
可不是三個人了、睡的若是蜚英丫頭、女兒却與那
个說話、這事必然蹣蹣、急走去對老兒說了、這些緣
故、羅仁卿大驚道、吉期近了、不要做將出來、對媽媽
道、不必遲疑、竟闔上閣去、一看、好夕立見、那閣上沒
處去的、媽媽去叫起兩個養娘、拿了一兩燈火、同媽媽
前走、仁卿執着捍棒、押後、一徑到女兒房前來、見房
內、闔得紫紫的、媽媽出聲叫、蜚英、連頭、蜚英還睡着
不應、閣上先聽見了、惜惜道、娘來叫、必有甚家事、勿
謙慌張起來、惜惜道、你不要慌、悄悄住着、待我迎將

下去、夜晚間他不走起來的、忙起來穿了衣服、一而
走下樓來、張幼謙有些心虛、怕不懸墮、也把衣服穿
起、却是沒个走路、只得將就閃在暗處靜聽、惜惜只
認做母親一个來問甚麼話的、道是迎住就罷了、豈
知一開了門、兩燈照得通紅、連父親也在、喚了一
驚、正說不致、竟闖來只見母親、抵了養娘手裡的火、
父親等灑掃掃望閣上直遶、惜惜見不是頭情、知事
發、便走向閣外來、望井裡要跳、一个養娘見他走急、
帶了火來照、一个養娘是空手的、見他做勢、連忙抱
住、道爲何如此、便喊道、姐姐在此、投井、豈英驚醒走

起、來、看、只、見、姐、姐、正、在、那、里、苦、掙、兩、个、養、娘、盡、力、推、
住、蜚、英、走、去、伏、在、井、欄、上、了、口、裡、哼、道、姐、姐、使、不、得、
不、說、下、邊、烏、亂、且、說、羅、仁、卿、夫、妻、走、到、閣、上、暗、處、搜、
出、一、个、人、來、仁、卿、舉、起、桿、棒、正、待、要、打、媽、媽、將、燈、上、
前、一、照、仁、卿、却、認、得、是、張、忠、父、的、兒、子、勿、謙、且、歇、了、
手、罵、道、小、畜、生、賊、禽、獸、你、是、我、通、家、子、侄、怎、幹、出、這、
等、沒、道、理、的、勾、當、來、玷、辱、我、家、幼、謙、只、得、跪、下、道、望、
伯、伯、恕、小、侄、之、罪、聽、小、侄、告、訴、小、侄、自、小、與、令、愛、只、
爲、同、日、同、窓、心、中、相、契、前、年、曾、着、人、相、求、爲、婚、伯、伯、
口、許、道、等、登、第、方、可、小、侄、爲、此、發、憤、讀、書、指、望、完、成、

及至其
大信亦
無所之
極是

已極
亦正

好事、豈知宅上忽然另許了人家、故此令愛不念相
招、私合原約、同死同生、今日事已敗露、令愛必死、小
侄不願獨生、憑伯伯打死罷、仁卿道、前日此話固有
你幾時、又曾登第了來、却怪我家另許人、你如此無
行的禽獸、料也無功名之分、你罪非輕、自有官法、我
也不私下打你、一把扭住、媽媽聽見、問前、嚷得慌、也
恐怕女兒短見、忙忙催下了、問仁卿、拖勿謙到外邊
堂屋、把條索子、細住、問好在書房裡、叫家人看、等着
他、只等天明、送官、自家復身進來、看女兒時、只見擲
得頭、鬚髮亂、媽媽與養娘們、還攪做了一團、在那里

柳氏挂
臂

死註要
緊

襲仁卿怒道：「這樣不成器的等他死了罷，攔他何用？」
舉起捍棒要打，却得媽媽與養娘們攔的攔，馱的馱，
擁上閣去了。剩得仁卿一個在底下，擡頭一看，只見
蜚英還在井欄邊。仁卿一肚子腦怒，正無發洩處，一
手揪住頭髮，拖將過來，便打道：「多是你做了摔頭，牽
出事來的。」還不言說，是怎麼樣起頭的。蜚英起初還
推一向在閣下睡，不知就裡被打，不過只得把來踪
去跡細細招了，又說道：「姐姐與張官人時常哭泣，只
求同死的。」仁卿見說了這話，咽退了。蜚英心裡也有
些懊悔道：「前日便許了他，不見得如此，而今却有辛」

家在那裡、其事難處、不得不經官了、鬧嚷了大半夜、早已天明、元來但是人家有事、覺得天也容易亮些、媽媽自和養娘、窩伴住了女兒、不容他尋死路、仁卿却押了幼謙、一路到縣裡來、縣宰升堂、收了狀詞、看是奸情事、乃當下捉獲的、知是有據、又見狀中告他是秀才、就叫張幼謙上來問道、你讀書知禮、如何做此敗壞風化之事、幼謙道、不敢瞞大人、這事有个委曲、非蓋浪男女、宣淫也、縣宰道、有何委曲、幼謙道、小生與羅氏女、同年月日所生、自幼羅家、卽送在家下讀書、又係同窓、情孚意洽、私立盟誓、誓成偕老、後來

直謂甚強

曾央媒求聘羅家回道必待登第方許成婚小生隨父遊學兩年歸家誰知羅家不記前言竟自另許了辛家羅氏女自道難負前誓只待臨嫁之日排着一死以謝小生所以約小生去覲而永訣踪跡不密却被擒獲羅女強嫁必死小生義不歸生事既敗露不敢逃罪縣宰見他人村俊雅言詞慷慨有心要周全他問羅仁卿道他說的是實否仁卿道話多實的這事却是不該做縣宰要試他才思取過紙筆來與他道你情既如此口說無憑可將前後事寫二供狀來我看勿謙當堂提筆一揮而就供云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三

竊惟情之所鍾。正在吾輩。義之不歉。何恤人言。羅
女生同月日。曾與共塾。而作書生。勿謙契合金蘭。
匪僅踰牆而接處。子長卿之悅。不爲挑琴宋玉之
招。寧閑好色。原許乘龍。湏及第。未曾經打罷。耗却
教。跨鳳別吹簫。忍使頓成怨曠。臨嫁而期永訣。何
異十年不字之貞。赴約而願捐生。無忝千里相思
之誼。旣藩籬之已觸。總恹恹而自甘。伏望憫此緣
怪巧。賜續貂奇遇。憐其情至曲。施解網深仁。寒谷
逢乍轉之春。死灰有復燃之色。施同種玉報擬卿
環上供

第五回

真好縣

縣宰看了供詞大加嘆賞對羅仁卿道如此才人是
爲快壻爾女已是覆水難收何不宛轉成就了亦是真話他羅
仁卿道已受過辛氏之聘小人如今也不得自由縣
宰道辛氏知此風聲也未必情願了縣宰正待勸化
羅仁卿不想辛家知道也來補狀要追究奸情那辛
家是大富之家與縣宰不日原有往來的這事是他
理直不好曲拘待又恐怕張幼謙出去被他兩家氣
頭上蠻打壞了只得准了辛家狀詞把張幼謙權且
收監還要提到羅氏再審虛實却說張媽媽在家早
晨不見兒子來喫早飯到書房裡尋他却又不見正

張媽
向在
夢中

不知那里去了。只見楊老媽走來慌張道：「孺人知道麼？小官人被羅家捉去，送在牢中去了。」張媽媽大驚道：「怪道他連日有些失張失智，果然做出來。」楊老媽道：「羅辛兩家都是富豪，只怕官府處難爲了。」小官人怎生救他便好？」張媽媽道：「除非着人去對他父親說，知討个商量。」我是婦人家，幹不得甚麼事，只好管他牢中送飯罷了。」張媽媽叫着一个走使的家人寫了備細書一封，打發他到湖非去，通張忠父知道商量。尋个方便，家人星夜去了。這邊張幼謙在牢中自想：「縣宰十分好意，或當保在，但不知那晚歸，歸死活何？」

也差得
多了

天下快
事無過
此

如只怕今生不能再會了正在思念流淚那牢中人
來索常例錢油火錢虧得縣宰曾分付過不許難爲
他不致動手動脚却地言三語四絮聒得不好聽幼
謙是个書生又兼心緒不快時節怎耐煩得這些模
樣分解不開之際忽聽得牢門外一片鑼聲篩着二
夥人從門上直打進來滿牢中多喫一驚幼謙看那
爲頭的肩土揷着一面紅旗旗上掛下銅鈴上寫帥
府捷報亂嚷道那一位是張幼謙秀才衆人指着幼
謙道這個便是你們是做甚麼的那夥人不來分說
一擁將來團團把幼謙圍住了道我們是湖北帥府

到此處
在連江
罪二字
通說得
曉了

推法

特來報秀才高捷的快寫賞票就有個摸出紙筆來
擎住他手要寫五百貫三百貫的亂嘈。幼謙道且不
要忙。拿出單來看是何名次寫賞未遲。報的人道高
哩。高哩。取出一張紅單來。乃是第三名。幼謙道我是
犯罪被禁之人。你如何不到我家裡報去。却在此獄
中囉哩。知縣相公知道。湏是不便報的人道。咱們到
府上來見說秀才在此方纔也曾着人稟過知縣相
公的。這是好事。知縣相公料不噴怪。幼謙道我身命
未知如何。還要知縣相公做主。我枉自寫賞何幹。報
的人只是亂嚷。牢中人從傍撮哄把一個牢裡鬧做

了一片只聽得喝道之聲牢中人亂攙了去喊道知縣相公來了、湏臾縣宰笑嘻嘻的踱進牢來見衆人尚擁住幼謙不放縣宰喝道爲甚麼如此報的人道正要相公來張秀才自道在牢中不肯寫賞要請相公做主縣宰笑道不必喧嚷張秀才高中本縣原有公費賞錢五十貫文在我庫上來領取過筆來寫與他了衆人嫌少又添了十貫然後散去縣宰請過張幼謙來換了衣巾施禮過拱他到公廳上稱賀道恭喜高掇幼謙道小生蒙覆庇之恩雖得僥倖所犯愆尤還仗大人保全縣宰道此繼芥之事不必介懷下

官自當宛轉此時正出牌去拘羅惜惜
到縣宰官廳就發个票下來票上寫道張子新捷鼓
樂送歸羅女免提候申州定奪無畢就喚吏典取花
紅鼓樂馬疋伺候縣宰敬幼謙酒三杯上了花紅送
上了鼓鼓樂前導送出縣門來正是

昨日牢中囚犯
風月場添彩色

今朝馬上郎君
氣氣使也歡欣

却說幼謙迎到半路上只見前面兩個公人押着一
乘女轎正望着縣裡而來轎中隱隱有哭聲這邊領
票的公人認得知是羅惜惜在內高叫道不要來了

惜惜此
時之樂
不減乎
張

張秀才高中免提了，就取出票來與那邊的公人看。惜惜在轎中分明聽得，頂開轎簾窺看，只見張生氣昂昂笑欣欣，騎在馬上到面前來。心中暗暗自樂，切謙望去見惜惜在轎中曉得，那晚不曾死，心中放下了一個大疙瘩。當下四目相視，悲喜交集，擡惜惜的轉了轎，正在切謙馬的近邊，先先後後一路同走。恰像新郎迎着新人轎的，一般，單少的是轎上結綵，直到分路處，兩人各送眼色而別。切謙回來見了母親，拜過了賞賜了迎送之人，俱各散訖。張媽媽道：「你做不了老成的事，幾把我老人家急死。若非有此番天。」

救星這事怎生了結今日報事的打進來還只道是官府門中人來嚷慌得娘沒躲處哩直到後邊說得明白方得放心我說你在縣牢裡他們一邇來了却是縣間如何就肯放了你幼謙道孩兒不才爲兒女私情做下了事連累母親受驚虧得縣裡大人好意原有周全婚姻之意只碍着辛家不肯而今僥倖有了這一步縣裡大人十分歡喜送孩兒回來連羅氏女也免提了孩兒痴心想着不但可以免罪或者還有些指望也不見得媽媽道雖然知縣相公如此却是隔得辛家恃富不肯住手要到上司陳告恐怕對

張忠
昨可以
迎天了

他不過我起初曾着人到你父親處商量去了不
有甚關節來否。幼謙道：「這事且只看縣裡申文到州
州裡肯意如何。再作道理。」娘且寬心。須臾之間，鄰舍
人家多來叫喜。楊老媽也來了。母親歡喜不在話下。
却說本州太守升堂，接得潮州帥使的書，到拆開
來看，却爲着張幼謙羅氏事，託他周全。此書是張忠
父得了家信，央求主人馬來的，總是就託忠父代筆。
自然寫得十分懇切。那時帥府有羅太守不敢不盡
心，只不知這件事的頭腦，備細正要等縣宰來時問
他，恰好是日。本縣申文也到太守看過，方知就裡。又

雖生
生理

曉得張切謙新中一發要周金他，只見辛家來告狀道：張切謙犯奸禁獄，本縣爲情擅放，不行究罪，實爲枉法。太守叫辛某上來曉諭他道：據你所告，那羅氏已是失行之婦，你爭他何用？就斷與你家了。你要了這媳婦，也壞了聲名，何不追還了你原聘的財禮，另娶了一房好的，毫無暇玷，可不是好？你須不比羅家原是乾淨的門戶，何苦爭此間氣？辛某聽太守說得有理，一時沒得回答，叩頭道：但憑相公做主。太守卽時叫吏典取紙筆與他，要他寫了情願休羅家親事一紙狀詞，行移本縣在羅仁卿名下追辛家這項。

勝財還他辛家見太守處分不敢生詞說叩頭而出
太守當下審書一書釘封在文移中與縣宰道
張羅佳偶也茂宰可爲此一段姻緣此奉帥府
處分毋忽

縣宰接了州間文移又看了這書具兩本各帖先差
一个吏典去請羅仁卿公廳相見又差一个吏典去
請張幼謙分頭去了羅仁卿是个白身富翁見縣官
具帖相請敢不急赴卽忙換了小帽穿了大擺褶子
來到公廳縣宰只要完成好事優禮相待對他道張
幼謙是个次婿本縣前日曾勸足下納了他今已得

其好縣
幸然而
正時不
以爲也

成名若依我處分，誠是美事。羅仁卿道：相公分付小人，怎敢有違？只是已許下辛家，辛家斷然要娶小人，將何辭回得？他有此兩難。乞相公台鑒。縣宰道：只要足下相允。辛家已不必慮。笑嘻嘻的叫吏典在州裡文移中取出辛家那紙休親的狀來，把與羅仁卿看。縣宰道：辛家已如此，而今可以賀足下得佳婿矣。仁卿沉吟道：辛家如何就肯寫這一紙？縣宰笑道：足下不知此皆州守大人主意，教他寫了，以便令婿完姻的。就在袖裡摸出太守書來，與仁卿看了。仁卿見州縣如此爲他，怎敢推辭？只得謝道：兒女小事，勞煩各

原德侍

位相公賢心敢不從命只見張幼謙也請到了縣宰
接見笑道適纔令岳親口許下親事了就把審書并
辛氏休狀與幼謙看過說知備納幼謙喜出望外稱
謝不已縣宰就叫幼謙當堂拜認了丈人羅仁卿心
下也自喜歡縣宰邀進後堂酒相待他翁婿兩人羅
仁卿謙遜不敢與席縣宰道有令婿而此一坐何妨
當下盡歡而散幼謙回去他父親求得湖州府關
節託太守太守又把縣宰如此如此備細說一遍張
媽媽不勝之喜那羅仁卿喫了知縣相公的酒身子
也輕了好些曉得是張幼謙面上帶挈的一發敬重

拍案驚奇

卷二十九

五

清友堂

女壻羅媽媽一向護短女兒。又見仁卿說州縣如此做主。又是個新得中的女壻。得意自不必說。次日是黃道吉日。就着楊老媽爲媒。說不捨得放女兒出門。把張幼謙整了一過來。洞房花燭之夜。兩新人原是舊相知。又多是哭驚哭嚇。哭哭啼啼。死邊過的。竟得團圓。其樂不可名狀。成親後。夫婦同到張家。拜見媽媽。媽媽看見佳兒佳婦。十分美滿。又分付道。州縣相公之恩。不可有忘。既已成親。須去拜謝幼謙道。孩兒正欲如此。遂留下惜惜在家相伴。婆婆聞語。張媽媽從幼認得媳婦的。愈加親熱。幼謙却去拜謝了州縣歸。

來州縣各遣人送禮致賀打發了畢仍舊一同到丈
人家裡來了明年幼謙上春官一舉登第仕至別駕
夫妻偕老而終詩曰

漫說團圓是福堂
誰知在內報新郎
不是一番寒徹骨
怎得梅花撲鼻香

拍案驚奇卷二十九

終